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

周大文

1928年6月3日早，我到中南海内福祿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土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诉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我听到以后，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6时，我率领密电处全体人员约20余人到东单车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吴俊升，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车上。晚上8点多钟张作霖来到车站，随行的人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普、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专车共有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坐的花车。包车后边是板车，前边是两辆兰钢车，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辆兰钢车中。在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我们这次随张作霖出关返奉，许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耽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候，芳泽来访（是预先约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张作霖坚留他们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

可是，他由纯一斋里间屋出来会见芳泽以后，过了很长一阵时间还没谈完。在里间屋的那几位客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家叫李宣威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李懂得日语。李听了听，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着，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间。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觉书），接着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吓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3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

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二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他因与阎不熟，准备到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老弟，给我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升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樊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线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10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板上。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够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

走廊上看到我们的机枪卫队，列队向南北两方扫射数秒种，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厢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铁路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的向上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1/3。这时大家忙于抢救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升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后闻当时已死，头顶穿人一大铁钉）。又看见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被从车上抬下来，送往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步行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当时我叫勤务兵郭芳元到列车上把照相机取来，准备摄影。正在此时，由南方沿着南满路来了一队日本军，持枪向我列车方面跃进。我赶紧蹿入市内，因而未能把这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拍成，至今思之，真是遗憾。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这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径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了一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是家中的厨师老褚，我问他听见响声没有，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回答说，听见了响声，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回答的话说得很流畅而自然，估计大致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给北京张学良打电话，没叫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我，我立刻求他到密电处代发一个急电给张学良报告此事。只说“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随后又给天津胡若愚和张学良的如夫人谷瑞玉打电话报告。我打完电话后，匆匆忙忙洗脸，换换衣服，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到帅府。我先到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的九弟），他告诉我说，张作霖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已于半小时前故去了，他告我严守秘密。

后来张作霖的卢夫人曾经把张作霖临死的情况告诉过我。据她说，那天当差官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大家慌作一团，赶快跑出来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随即派祉仁承启接来杜医官施行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6月4日午前9时30分。

当时军署参谋长臧式毅怕张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会乘机有所举动，而且张学良还未回来，因此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并且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的窥探。日本方面不断有人来慰问求见，皆被婉言谢绝。一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以后，始宣布张作霖于6月21日因伤逝世的消息。在哀挽录、行状内也是填的6月21日，其实都是假日期。

三

在张作霖回奉前好几日，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有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放步哨。到6月3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这事很惹人注意，因为平日南满铁路每5分钟就有一次列车开行。在张作霖决定启程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平说，老道口（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但是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加重视，给吴俊升和奉天省

长刘尚清去电说：“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人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云云。

在上述情况发现之前，5月22日夜间在该桥左边还发生了一件日军用上刺刀的枪挑死两名所谓“南方便衣队”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打电话给奉天交涉署请派员调查，该署派第一科科长关庚泽前往。后据关向我所述调查情况如下：

他来到现场，见地上倒有年约30余岁的男尸两具，身着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面鞋。尸首旁边放着一个破搪瓷面盆，里面有两个上绣的小炸弹。在死尸的旁边，还有印着“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兹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据日方说：“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们守备队步哨网内，向他们盘诘，他们不答，我们就照军规把他们扎死了。”但是，据关庚泽说，在调查这个案件以后的二三天，又发生一件事，揭穿了日方所布置的这个“南方便衣队”的阴谋：头几天奉天监狱忽然跑来一名身着灰布制服、黑布面鞋的人请求收容保护。据这个人说：“我们数人在南满站作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路铁桥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知道日本小鬼准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先头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等语。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馆派内田领事到交涉署

请派员会同调查。该署署长高清和仍派科长关庚泽前往。关来到现场，看见桥帮被炸改形，桥上铁板被炸得飞出去很远，洋灰桥墩东头炸去一部，火车两节已无车厢，光剩底盘。关科长按照现场情形推测，爆炸物显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坏力之大，也非手掷炸弹可及。旋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又令兵工厂派专家前往查勘。据兵工厂两名白俄技师报称，根据爆炸破坏的情况来看，爆炸物须在500磅左右，才能有这样大的爆破力量。爆炸物是装置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装置这样重的爆炸物，绝非徒手所能办到，而且装置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须数小时。

关庚泽会同日本内田领事到现场调查的第二天，内田又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日文报告，硬说这次爆炸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汇报，他当即拒绝。内田威胁关说：“如果你不签名盖章，日本军队将对你过不去，于你不利。”关回答说：“张大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死，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任凭它吧。”内田无法，只好辞去。

在炸车案发生的当天，陶尚铭曾到关东军司令部找斋藤参谋长探问炸车案情形，斋藤也推说：“这里得到的情报，此事是南方便衣队所为。”陶以后多方探访，始知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所为。1929年春，日本众议院曾为某重大案件（即指皇姑屯炸车案）向军部提出质问时，始把河本大作大佐免职。1930年河本来奉，住奉天满铁医院时，满铁本社情报课课员野田兰藏是河本密友，向他问炸车事始末，他回答说：“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云云。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